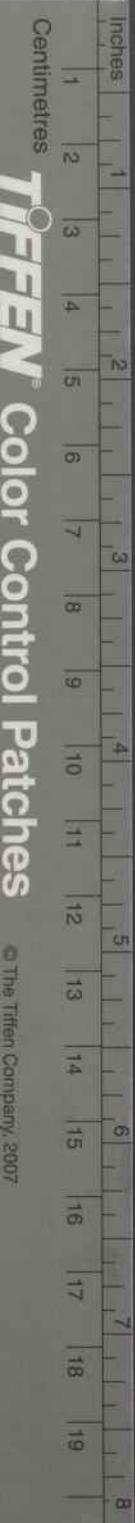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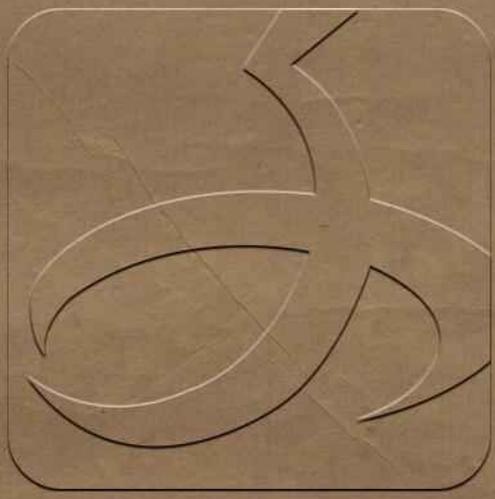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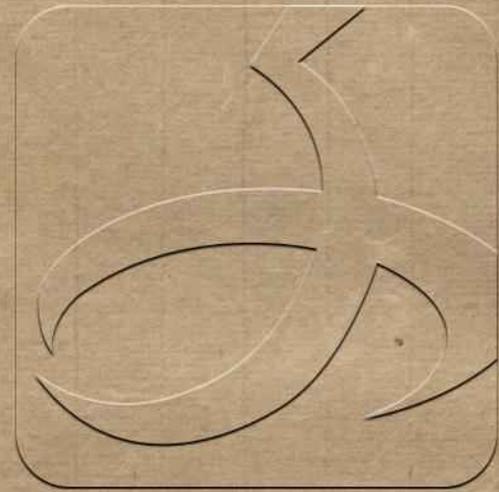




107
42
11





碑誌類下編四

歐陽永叔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古文辭類纂四十五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於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叅軍始歸迎其母

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會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
秘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墉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
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
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
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
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
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秘書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
后旨通判河中府一有陳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
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
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

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
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
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
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
南使還會郭皇后廢卒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
蘇州歲餘卽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
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
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以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
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
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

古商書卷之五
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畧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旣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一本有奪賊地而耕之六字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

爲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一有學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

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旣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
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羗爲用使以守邊因徙
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
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
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
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
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旣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
之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旣至數月以爲
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
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旣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

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
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
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
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
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卽請
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卽拜資政殿
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
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
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
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

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
 所欲一有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
 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
 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
 已臨事自山林一作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夸狄莫不知其名字
 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
 皆不論著著其係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與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
 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
 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一作始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

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
 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一作艱哉初匪其

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
 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

勸無怠

真西山云按司馬文正公記開景祐中呂許公執政范文正公知開封屢攻呂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會許公復相言于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

豈可但除舊職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副使上以許公為長者天下亦以許公不念舊惡又蘇文定公龍川志范文正自饒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為之地無以成功乃為書自咎解仇而去故歐陽公作文正碑有二公晚年歡然相得之語後生不知皆咎歐陽公子見張公安道言之乃信又邵氏聞見錄當時文正子堯夫不以為然從歐陽公辨不可得則自削去驩然戮力等語公不樂謂蘇明允曰范公碑為其子弟擅于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故今羅氏本于坐落職知饒州下無明年呂公亦罷六字為陝西經畧安撫副使上無上復召相呂公六字又無自公坐呂公貶已下至故卒置羣議而用之一段以此觀之諸家本乃當時定本也羅氏本堯夫改本也今從眾而載堯夫所改如此 朱文公答周益公書畧云蓋嘗竊謂呂公用事之時舉措之不合眾心者蓋亦多矣而又惡忠賢之異已必力排之使不得容於朝廷而後已逮其晚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以終拂亦以老病將歸而不復有所畏忌又慮失天下之事或終至于危亂不可如何而彼眾賢之排去

者或將起而復用則其罪必歸于我而并及于吾之子孫是以寧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蓋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于至公而其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于國家者相去遠矣至若范公之心則其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倦倦之義實在國家故承其善意起而樂爲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者亦不可不謂之傾倒而無餘矣此書今不見于集中恐亦以忠宣刊去而不傳也此最爲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難者歐陽公亦識其意而特書之撫實而言之也曰呂公前日未免蔽賢之罪而其後且誠有補過之功范歐二公之心則其終始本末如青天白日無一毫之可議若范公所謂平生無怨惡于一人者尤足以見其心量之廣大高明可爲百世之師表至于忠宣則所見雖狹然亦不害其爲守正則不費詞說而名正言順無復可疑矣

歐陽永叔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且相眞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

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且事我文考眞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於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修曰王且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修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諡曰文正王公諱且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尙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

太宗爲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平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眞宗卽位拜中

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眞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眞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眞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眞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尙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眞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

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於家

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論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論德之職止於是耶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

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
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
邪宦官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
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
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
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
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
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
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由是當坐者
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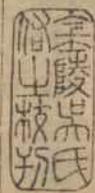
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
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常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
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
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
中書悉焚所得書旣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
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
大事託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
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
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
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卧不

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於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於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卽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

公曰吾常以大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縉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爲銘詩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不言以躬時

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著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
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
罰功當罪明相有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
胡能必信孰不爲相其誰有終公薨於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
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公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
無窮作爲歌詩以諗廟工



碑誌類下編五

歐陽永叔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古文辭類纂四十六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
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
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爲之銘以
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甄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
納于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於伊闕之
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
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
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

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
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
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
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
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
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于獄訟
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
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閒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
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
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

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
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
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
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益八九死矣其幸
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
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于
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子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爲大
理寺丞知緱山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方侍郎云空明
澄澈無一滯筆

歐陽永叔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一作人後爲泰州如臯一作

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
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
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
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
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
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
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著
爲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
旁官署作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
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作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

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一無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
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

樂拜

有

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

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
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
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
丞國子監直講廼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
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
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
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

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
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一作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
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
墓之原

歐陽永叔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於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
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
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
所告依而生以爲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
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

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爲應山令後爲磁郢二州推官卒
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於
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
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
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爲捕之
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爲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
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
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
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人皆哭爲之
罷市三日曰當爲連公一作當與處士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

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爲壽春令庠爲宣城令處士
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山之
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爲
生者往往尙皆在其子弟後生間處士之風者尙未遠使更三四
世至於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
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

一作云

歐陽永叔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進士及第
爲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
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

官徙置黃州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
編校秘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爲人外和怡而內謹
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
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
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爲教授以
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
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人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秘閣
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
此後治諸暨剡鄰邑也其民間其來謹曰此剡人愛而思之謂不
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

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羣居恂恂人皆愛親之蓋其召自諸暨也以才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偽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山海荒濶列郡數十皆爲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七十人旣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旣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

官徙置黃州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編校秘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爲人外和怡而內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爲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人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秘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剡鄰邑也其民間其來謹曰此剡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

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羣居恂恂人皆愛親之蓋其召自諸暨也以才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偽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山海荒濶列郡數十皆爲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七人旣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旣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

侍從以承顧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饑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城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宋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眚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乃用其按理歲滿所當得者卽以君通判永州方待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尙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郎勳上輕車

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
仙游縣太君君娶饒氏封晉陵縣君先率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
隋皆舉進士曰恩兒纔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
愈君既卒天子憫然推恩錄其子隅爲太廟齋郎君之平生履憂
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焉未嘗見戚戚之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
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
恨也於是相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慰
其思焉

歐陽永叔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

某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
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
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
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
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
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
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
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
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
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

州永明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衡二州
司理叅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五
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
于道州永明縣之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
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
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贖宗族朋友人有慢
己者必厚爲禮以愧之其爲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一十卷君
有子七人曰諭鼎州司理叅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謚曰諷曰
諲曰說曰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
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

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
隕也哉

歐陽永叔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
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
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
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
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
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游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
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

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
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
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
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
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
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
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
固止之乃己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
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己而元
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

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
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旣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
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而
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
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
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于
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
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
使祿其家旣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
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

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于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于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方侍郎云章法極變化語亦不蔓

歐陽永叔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爲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爲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爲乾德人修嘗爲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尙

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于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旣而皆以進士舉於鄉而君獨黜於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爲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叅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尙爲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爲鄧公友也君爲吏廉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爲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

以貴賤爲異則其幸不幸豈足爲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于一時而窮者泯沒于無述則爲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爲鄧城縣令世勣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于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

歐陽永叔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嘉祐四年冬天子旣受祫享之福推恩羣臣並進爵秩旣又以及其親若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章閣待制尙書戶部員外郎唐君得贈其皇考驍衛府君爲右羽林將軍府君諱拱字某某其先晉原人後徙爲錢塘人曾祖諱休復唐天復中舉明經爲建威

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仕吳越王爲唐山縣令累贈諫議大夫父諱謂官至尙書職方郎中累贈禮部尙書府君以父廕補太廟齋郎改三班借職再遷右班殿直監舒州孔城鎮澧州酒稅巡檢泰州鹽場漳州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府君孝悌于其家信義於其朋友廉讓於其鄉里其居於官名公鉅人皆以爲材而未及用也享年不永君子哀之有子曰介字子方舉進士皇祐中嘗爲御史以言事切直貶春州別駕當是時子方之風竦動天下已而天子感悟貶未至而復用之今列侍從居諫官自子方爲祕書丞始贈府君爲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其爲尙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又贈府君爲右監門衛

將軍其爲尚書工部員外郎直賢院權開封府判官又贈府君爲
右屯衛將軍其遷戶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又贈府君爲驍衛將
軍蓋自登于朝以至榮顯遇天子有事于天地宗廟推恩必及焉
府君初娶博陵崔氏贈仙游縣太君後娶崔氏贈清河縣太君皆
衛尉卿仁冀之女生一男介也五女長適太子中舍盧圭次適歐
陽昊早卒次適橫州推官高定次適進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郎
陳起慶歷三年八月某日以府君及二夫人之喪合葬于江陵龍
山之東原後十有七年廬陵歐陽修乃表於其墓曰嗚呼余於此
見朝廷所以褒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士之爲善者
雖湮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遲速顯晦在其子孫然

則爲人之子者其可不自勉哉蓋古之爲子者祿不逮養則無以
及其親矣今之爲子者有克自立則尙有榮名之寵焉其所以教
人之孝者篤于古也深矣子方進用於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
其止也姑立表以待焉

歐陽永叔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
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
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
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
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

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
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
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
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
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于喪適然耳
旣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
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
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
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
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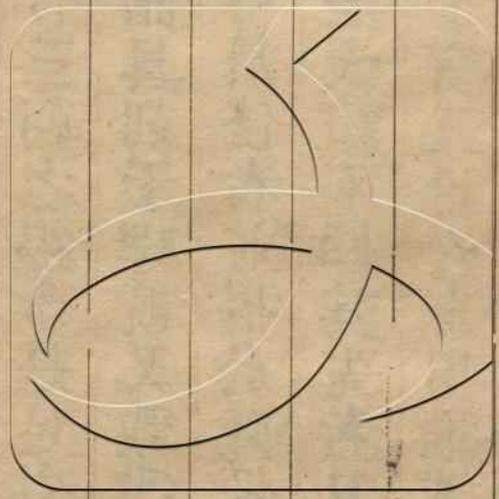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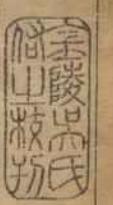
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
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
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
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
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
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
又爲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
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
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

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
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
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
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
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
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
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
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
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
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皇妣

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
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
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
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
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旣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
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
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
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
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尙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
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

千二百戶修表

古文辭類纂卷四十七



碑誌類下編六

歐陽永叔張子野墓誌銘

古文辭類纂四十七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於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况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尙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懽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尙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

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
其行萬三四千里山阻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
洛人至今皆以爲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
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
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
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
日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尙書令
諱遜皇祖也尙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
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
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

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叅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
南法曹叅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叅知政事宋公咸薦
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閩州閩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
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有八
子伸郊社掌坐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
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
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秃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
衰而遂止于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
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

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歐陽永叔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

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賁矣不幸遇疾以卒旣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

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厯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白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

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厯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燄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旣歿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南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

默徐遁等來告曰謗欲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其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方侍郎云筆陣酣
恣辭繁而不懈

歐陽永叔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

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摧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廕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僉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歷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州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

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
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
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
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
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
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
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
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
五十五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於河南府壽安縣
甘泉鄉龍洲里其平時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于世男四人曰材

植機杼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
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近以不長豈其所
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
嫉其如斯

歐陽永叔黃夢升墓誌銘

子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
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
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
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爲童

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子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子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子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噓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噓子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尙在也後二年子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辯雄偉意氣奔放若不可禦子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

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子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子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於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一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子素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閭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

庫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
夢升而悲

歐陽永叔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秦
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
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
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
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
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
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

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旣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
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
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
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
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
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温以狂謀捕治索
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
長水縣僉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
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弃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
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

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於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尙幼銘曰

聖旣歿經更戰焚迹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

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歐陽永叔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

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叅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
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不試充館閣校勘遷
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
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
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
起爲經畧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畧使韓公所深知其
後諸將敗于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
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部署坐城水
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
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

爲敘燕息戍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
其論議益精密而于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
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
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
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
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
師魯以公使錢貨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
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
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
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

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里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歐陽永叔梅聖俞墓誌銘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耶何致客之多也居八

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於宣州陽城鎮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巧怪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

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詭一發於詩然用以爲驪而不怨懟
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嘆曰二百年無此作
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
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
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聖化乃得國子監
直講三年冬給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
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廕補太廟齋郎
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
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
溝累官至尙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

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
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
君東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
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埤曰垌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
太廟齋郎薛通次尙幼聖俞學長於毛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
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
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
越渾鏗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歐陽永叔江鄰幾墓誌銘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爲人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飭不妄動於利欲其強學博覽無所不通而不以矜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者其爲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間遠往往造人之不至善隸書喜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厯信潞二州司法叅軍又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閩州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尙書刑部當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

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爲羣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句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爲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辯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爲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嗣事以爲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爲嫌而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爲深切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爲立後還其貲劉氏得不絕君之論議頗

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夫始相慶以爲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自以爲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疾卒於京師卽以其年六月庚申葬于陽夏鄉之原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無恙時爲理命數百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祖諱濬殿中丞贈駕部員外郎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安縣君金部郎中或之女先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曰懋簡并州司戶叅軍次曰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迪女三人長適秘書丞錢袞餘尙幼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

也自漢轅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圍城其後子孫分散而君世至今居圍城不去自高祖而上七世葬圍南夏岡由太父而下三世乃葬陽夏銘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不苟嗟吾鄰幾兮卒以不偶舉世之隨兮君子之守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有不朽惟其自以爲得兮吾將誰咎

歐陽永叔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于生猶可伸于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子子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

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誦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于人間猶可伸于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叅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廕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己而鎖其廳去舉進士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

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于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于詩歌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

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指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歷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趙絃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為盜無敢辯其寃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為君言者宜其欲求伸于地下也宜子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既又長言以為之辭庶幾並寫子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為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為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兮

此不為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宜昭昭以永垂

歐陽永叔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有墓曰狄君之墓者迺予所記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栗者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于子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死生之賜嗚呼子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卿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為善者何以勸焉此子之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為

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裴廕
補英州真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
爲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穀爲富縣
尙書銓吏常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以一二數之惜爲奇
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習以賂賄汚令而爲自恣至
君一切以法繩之姦民大吏不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
覆率不能奪君所爲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
切齒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爲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誤斷
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強壯爲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規
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寃民能自伸此令之所欲也吾豈挾

此而報以罪邪因置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爲愛我是歲西北初
用兵州縣旣大籍強壯而訛言相驚云當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
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絕粒君發常平倉賑之有司劾君擅發
倉廩君卽具伏事聞朝廷亦原之又爲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
得歲免破產之患逾年政大洽乃修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人春
秋釋奠而興于學時予爲乾德令嘗至其縣與其民言皆曰吾邑
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
君也問其一人者曰張及也推及之歲至于君蓋三十餘年是謂
一世矣嗚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乎君其
可不惜其歿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錄乎君用穀城之績遷大

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
州實慶歷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謙連州桂陽令祖諱
文蔚全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滎陽鄭氏生子男二人遵誼
遵微皆舉進士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其三尚幼銘曰

疆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爲天善在人宜有後銘于石著不朽

茅廣
三

歐陽永叔蔡君山墓誌銘

子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爲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爲
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
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懼屈而得盡
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爲能予始知君山敏于爲吏而未知

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
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爲其賻程氏
泣曰吾家素以廉爲吏不可以此污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
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間嘗語予曰天子
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爲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
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爲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藁得十數萬言
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爲條目其所改
更于君山之藁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
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爲長谿縣尉縣媼一子漁於海而亡媼指某
氏爲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

雖果爲仇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媪色有冤吾不可不爲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爲媪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借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爲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

葬於某所且謂余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爲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爲我銘君山乎乃爲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幼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送柩退之有言死孰謂天子墓子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歐陽永叔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尙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

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既薨天子賜諡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卽上疏言諡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爲更其諡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拆司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愠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迴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古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

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愧卽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駁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爲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旣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羣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祫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

春秋之義不薨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諡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祫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仄目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於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而請行卽拜翰林侍讀學士克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石族豪猾難治猶習故都時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爲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發運使冒古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至今以爲德其

治鄆永興皆承旱歉所至必雨雪蝗輒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紀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屠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爲文章尤敏瞻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也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渭州可弃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於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

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衛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於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爲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命

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勳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戶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璵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尙書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尙書考諱立之尙書主客郎中贈工部尙書公再娶倫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大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尙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爲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爲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胸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調宗族旣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攸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爲春秋之說

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文權曰意林合四十一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紀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攸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祥符縣魏陵鄉耐于先墓以來請銘乃爲之銘曰

嗚呼惟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其齡溢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維古聖賢皆後亨有如不信考斯銘

歐陽永叔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臥而使我誦子之文今其葬

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病其言談詞氣尙足動人嗟予不及其壯也然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眞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爲知己當時搢紳之士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爲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爲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眞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爲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

續編卷四十一
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卽位銳於爲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路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於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事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又論傅潛楊瓊敗績當誅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爲潘羅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

天下無事矣公旣見疎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爲荆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人奔喪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爲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棄已久公與秦州曹瑋得胡蘆河路可出兵無沙行之阻而能徑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人爲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懷州團練副使再貶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閣館知荆南府召爲龍圖閣待制

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
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
流內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羣牧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
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於官公好學有文尤喜爲詩爲人嚴
毅修潔而材辯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自
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比登侍從而
門生故吏曩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
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
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梅氏遠
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

邈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
丞次曰寶臣皆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
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贈賻優恤加得臣殿中丞清
臣衛尉寺丞明年八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士之所難有蘊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惟義之爲困
于翼飛中垂以斂一失其塗進退而坎理不終窮旣晚而通惟其
壽考福祿之隆

歐陽永叔尙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曄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尙書諱託彭城縣君劉氏之室爲曾
孫武昌縣令諱柳蘭陵夫人蕭氏之室爲孫贈太僕少卿諱偃追

封潘原縣太君季氏之室爲第三子於修爲叔父修不幸幼孤依於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修雖幼已能知太夫人言爲悲而叔父之爲親也歐陽氏世居江南僞唐李氏時爲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於朝以歿公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隨閩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終于家以慶曆四年三月十日葬於安州應城縣高風鄉彭樂村於其葬也其素所養兄之子修泣而書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旣不可報

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於世者庶以盡修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維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田員外郎知黃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歙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子隨復遷都官于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爲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自爲布衣非其義不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門其莅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爲隨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六大洪山奇峯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爲姦利命公往籍之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大

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
諾饑民賴以全活陳堯咨以豪貴自驕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
私錢詐爲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僚佐署公呵吏曰官市金當有
文符獨不肯署堯咨雖憚而止然諷轉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
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
其同母兄李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爲人賃舂公折之一
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鉅萬歸于明通退而無怨言桂陽民有爭
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
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於庭留者色動惶顧公
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

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卽涕泣曰我殺也
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辯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
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
閔其二早亡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
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清足以潔其
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歐陽永叔尙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頴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事判官有能
名卽州拜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寧縣未半歲峽路轉運使薛顏
巡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治者以謂繼不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因

奏自建寧縣往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之一再至
曰鄂州二辭不行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後嘉州以老告
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俗惡而姦皆世指爲難治者其
尤甚曰歙州民習律令性喜訟家家自爲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
髮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其視入狴牢就桎梏猶
冠帶偃箕恬如也盜有殺其民董氏于市三年捕不獲府君至則
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人啟其藏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
又大購之皆不獲有司苦之公曰勿捕與購獨召富家二子械付
獄鞫之州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怪之更疑互諫公堅不回
鞫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猶疑其不勝而自誣及取其所盜某物於

某所皆是然後謹曰公神明也其治尤難者若是其易可知也公
剛果有氣外嚴內明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其身初皇考
侍郎爲許田令時丁晉公尙少客其縣皇考識之曰貴人也使與
之遊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著作其後晉公居大
位用事天下之士往往因而登榮顯而公屏不與之接故其仕也
自著作佐郎秘書丞太常博士尙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郎
中皆以歲月考課次第陞知萬峽鄂歙彭鄂閬饒嘉州皆所當得
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乞分司有田荆南
遂歸焉以景初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年七十有三祖諱某
贈某官皇妣某氏贈某縣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亡公平生彊力

少疾病居家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昱曰吾將終矣
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昱能守其家如其戒歐氏出於禹禹之後
有越王句踐句踐之後有無彊者爲楚威王所滅無彊之子皆受
楚封封之烏程歐陽亭者爲歐陽氏漢世有仕爲涿郡守者子孫
遂北有居冀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仕漢世爲博士
所謂歐陽尚書者也渤海之歐陽有仕晉者曰建所謂渤海赫赫
歐陽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亂其兄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二
世生詢詢生通仕於唐皆爲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爲封通又
三世而生琮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萬萬生雅雅
生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生皇祖武昌令諱柳皇祖生

公之父贈戶部侍郎諱倣皆家吉州又爲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
荆南且葬焉又爲荆南之歐陽嗚呼公於修叔父也銘其叔父宜
於其世尤詳銘曰

壽孰與之七十而老祿則自取於取猶少扶身以方亦以從公不
變其初以及其終

歐陽永叔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
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諾之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
以謝氏銘爲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
深父子爲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

七年而卒卒之夕歛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卑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從容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其入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儁豈其屈已下之邪惟以道德焉故合者尤寡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

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爲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于子之勤也若此子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於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潤州之某鄉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歸土兮魂氣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爲安

歐陽永叔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太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北海人也皇考
諱汀舉明經不中後爲本州助教夫人年二十三歸於吳氏天聖
元年六月二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七夫人爲人孝順儉勤自其
幼時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勞組紉織紝其諸女皆曰巧
莫可及其歸於吳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吾之內事無所助而
吳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內事不失時及其卒也太常君曰
舉吾里中有賢女者莫如王氏於是娶其女弟以爲繼室而今夫
人戒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內事惟吾女兒之法是守至今而不敢
失夫人有賢子曰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爲殿中丞後舉賢良方正

直言極諫今爲翰林學士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子
恩追封福昌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爲請天子曰近臣吾所
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爲北海郡君長文號泣頓首
曰臣奎不幸竊享厚祿不得及其母而天子寵臣以此俾以報其
親臣奎其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鄉黨隣里皆咨
嗟歎息曰吳氏有子矣嘉祐四年冬長文請告於朝將以明年正
月丁酉葬夫人於鄆州之魚山以書來乞銘夫人生三男曰奎奄
胃今夫人生一男曰參女三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
奎顯矣奄早亡胃與參仕方強以一子榮一鄉生雖不及歿有光
孫曾多有後愈昌

